

凌晨四点,我们就匆匆起床,赶往辽上京的遗址等待日出。

辽上京的遗址在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。这里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家乡。公元907年,耶律阿保机在这里创立了契丹国,后称大辽,在中国的北方称雄两个多世纪。

辽国立都,实行五京制度。即上京、中京、西京、南京、东京,分别为今天的宁城、大同、北京和辽阳。上京当时称作临潢府,作为五京之首,一直为辽国的政治经济中心。

大凡一国之都,必定建在交通便利的地方,如美国的华盛顿、俄罗斯的莫斯科、法国的巴黎等等。帝国的君王们由此出发,到达任何一处边疆都不至于太远。当然,建都的条件除了交通,还有经济、文化、气候与安全等诸多因素。国家强盛与否,气象如何,一进步都便知。

当我从曾为辽中京的宁城经赤峰,越过科尔沁草原,尔后进入巴林草原抵达林东镇时,我被沿途旖旎的风光所陶醉。青草披覆的岗峦,仿佛大大地鼓起的翡翠的波浪。色影斑斓的羊群、牛群与马群,像撒在茸茸草坂上璀璨的珍珠。而在岗峦间蜿蜒流去的西拉沐伦河,静静地吮吮着阳光,柔软的波浪如同镶上了一层金箔……

但是,当我到达林东镇时,第一感觉是这里过于遥远,甚至有些偏僻。即便在1100年前的辽国,从其控制的疆域来看,这里也并非领土的中心。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,被辽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都是膏腴之地。而处于燕云十六州中心位置的北京,却被辽国的统治者设置为南京,起到的仅仅是陪都的作用。是契丹人无意入主中原还是耶律阿保机过于偏爱自己的家乡呢?我的心中起了一个大大的疑问。

辽上京处于正北偏东的方向。我们穿过泥泞来到遗址内,已是四点半钟。此时在中原,应该仍被夜幕笼罩,但此处已是晨光熹微。走上一截残存

的土城墙,四下瞻望,但见依稀可见的土城墙内,是一片东西长、南北短的平坦的大草场。想必这片草场便是当年的辽上京了。

城市如同人,有它的命运及生老病死的规律。凡一座城市的消亡,不外乎两种原因,一为战火,一为灾难。不同的是,有的城市屡毁屡建,可以浴火重生;有的城市则一经毁灭则不复再生。一千年前,北宋与大辽这两个政权,同时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。宋汴京(今河南开封)与辽上京,作为两国的都城,都曾经是繁华的大都市。一千年后,这两座城市的命运却迥然相异了。汴京繁华依旧,而辽上京,却成了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牧场。

城市的幸运,一在于没有战火与灾难的光顾,二在于有人记录它的历史。我们可以从《析津志》了解元朝的北京,从《东京梦华录》了解北宋的汴京,从《桐桥倚棹录》与《扬州画舫录》了解清朝之前的苏州与扬州。但是,我们无法找到一本书来了解已经湮灭的辽上京。北宋与契丹的文人,似乎都没有记录这座塞外都城的愿望。由于政权的对峙,中原地区的文人无法来到这里。

北宋的大文学家,仅有欧阳修一人作为朝廷的使节来到过辽上京。他来的时候正值严冬。冰雪铺地,见不到一棵青草,欧阳修自然也就写不出热情洋溢的诗文了。

站在残破的土城墙上,我一面感叹辽上京的命运,一面等待日出。五点零五分,远处的山脊上,霞光突然变得炽亮,须臾间,火球一样的太阳腾地一下从霞光中钻了出来。但见土城墙内巨大的草场上,一个高出地面数丈的土堆被阳光染成了赭红色。邂逅的一位野老告诉我,那是辽上京宫殿的遗址。只见十几只羊在上面散漫地吃着露水草。这一幅图画,是我见到的最富有历史感的日出了。大辽国建都前,这里本是青青的牧场,当岁月的流水冲走了上京所有的繁华,它又能重新变成了牧场。皇帝发号施令的地方成了羊群的栖息地,还有什么画面比这个寓意更为深刻呢?

动了,它的淡远放浪也更投合我的个性情趣。在我书写时,我充分运用了笔、墨、纸、字的组合,特别是我喜欢发挥水墨相渗的特性,时而水破墨,时而墨破水,浓淡干湿,疏密大小全来,行楷行草并用,有章无法,有法无章,无法无章,随机应变,临场发挥,由着性子使转笔墨,极为痛快!另外,我书写作品时,也从忽略对“如何表现书写内容”的思考,就像我对“如何挖掘表现角色的思想内涵”的努力一样。尽力内涵外化,抒发己意,或追求气势,或突出韵味,而且要让观者不仅仅是喜欢,还能透过字面发出他对作品的品味和评论。这种层面和境界在演艺圈里也是很难做到的。更何况书法!

当然,我又深知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,奥妙无穷,虽然我也想臻完美,但这对于一个学力、精力、能力都极为有限的后学老夫来说,那是永远达不到的彼岸。我的书道做不到像我演戏那样驾轻就熟、得心应手。没关系,我心性不高,只要能在心手双畅的前提下,看着有点模样、拿得出手就够了。因为我是票友,是兴趣、玩耍、游戏。朋友开心,自己愉快就足矣!

还有很多闲话想说,例如演员的当众孤独和书画家的当众恭谦,演员的无能和书画家的绝招等等,暂且打住,用一首自题的查诗结尾吧——

老夫拙讷貌不才,演戏弄墨最是爱。抹粉登场鱼得水,濡笔挥毫人开怀。塑造九州苍生相,书写一家气韵态。戏剧翰墨天地宽,痴醉其中心自在。

恩师叶落枫泾

毛国伦

岁在丁亥六月初九,恭送恩师十发先生魂归枫泾故里。仰瞻恩师及其先人墓地,傍木苍翠,径花芳菲,一派端庄祥瑞之景。此际,见西天云开日现,云叠叠,似群山起伏,落日犹如明珠,映照山峦,逶迤其间,蔚为壮观。同行者见此情景,莫不惊叹称奇者。念恩师盛德浩瀚,高艺璀璨,概其精魂永驻此间矣,因感于斯,赋诗一首。

奇观忽现瑞云间,惊叹夕阳耀众山。人说文星乘鹤去,恩师原是把乡还。

普洱茶香

罗希贤

1933年前后,我在故乡溧阳读初中。已经把《三国演义》读了多遍,相当熟悉了。外祖父孙汶卿,曾任孙中山先生警卫团的文职官员,又是溧阳从书院改小学的第一任校长,家中藏书甚多,我放学之后经常到书房中去翻箱倒柜地找书看。一次从一套平装本的《清朝野史大观》中发现了“关羽不姓关的故事”。关羽是东汉末

每次到香港,必是要去浅水湾坐一坐的。那天去,有雾,海是看不分明了。等一杯咖啡喝了去,雾渐渐被微风吹散了。太阳从天际悄然爬上云空,浅水湾的轮廓深一笔淡一笔,疏疏落落地显现出来,如同一首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。午饭前的这个时刻,山道上,只有我和朋友。原有的浅水湾酒店已在1982年拆掉,改建成现代的酒店式公寓。重建时,也晓得可惜,努力保留了英国建筑的外廊。

导演许鞍华在拍《倾城之恋》时,浅水湾大酒店还没拆完,许多镜头是实地拍摄,一丝不苟照搬了张爱玲小说里的样子。

我去那里,因了张爱玲的文字,掉在剧情里,心甘情愿地沉没下去,不肯出来。

站在窗跟前,恍若看见白流苏从上海坐了船来,仆人把她送进房间。房间号是130,不是2046。

进得房间,白流苏不由得笔直向窗口走去。“那整个的房间像暗黄的画框,镶着窗子里一幅大画。那澎湃的海涛,直溅到窗帘上,把帘子的边缘都染蓝了。”露台餐厅,柚木门窗,雕花的木吊扇。小虫子飞了,撞在灯罩上,晕过去,掉在雪白的桌布上。白流苏望着海滩,范柳原伸一只手出来遮住了她的视线。白流苏亦不恼,只管自己低下头去。

周润发扮的范柳原笑道:“有人善于说话,有人善于笑,有的人善于管家,你是善于低头的”。

白流苏道:“我什么都不会,我是顶无用的人。”

范柳原不依不饶:“无用的女人是最厉害的女人。”

《倾城之恋》里的人儿,在这个特别的舞台上,有一种文艺腔,一种微坐和暗香混合在一起的檀香木的味道,可惜都是在做戏。

老规矩了,《倾城之恋》也是有出处的。

珍珠港那年的夏天,港大放暑假,张爱玲常到浅水湾饭店去看母亲。母亲在上海跟几个牌友结伴同来香港小住,此后分头去新加坡、河内,有两个留在香港,同居了。

这个戏最初的脚本是在上海写成的。打仗,书念不下去了,张爱玲坐船从香港回上海,先在圣约翰大学插班,费用太高,读不下去,自然不愿意去做家庭教师,思前想后,做起了公寓作家。1943年9月发表《倾城之恋》上集,10月写了下集。

张爱玲说,这个香港的故事是特地写来给上海人看的。

到了1944年,张爱玲更是春风扑面,在柯灵等人的运筹下,《倾城之恋》做成了话剧版。张爱玲亲自做编剧。排练是在兰心剧院。张爱玲特地租了剧院对面的华懋公寓(锦江饭店),天天去剧院看排练。

正式演出是在宁波路上的新光戏院,连演八十场,场场爆满,沪上文人,包括傅雷等人,按捺不住,或点评,或介绍,或吹捧,掀翻了一池秋水。陈蝶衣与桑弧看了戏出来,只顾得说话,台阶上摔了一跤。

去的去,来的来,浅水湾依旧动人。因有张爱玲的《倾城之恋》在先,香港女作家亦舒顺水推舟,把小说里的红男绿女一一安排在这里约会。浅水湾成了中国的帝国大厦,爱的,痴的,浪漫的,文学的,世俗的,富贵的,一定会知道这个著名的地方——知道了,一定要跑来,哪怕只看一眼,摆一个姿势,拍一张照片,或叫上一壶咖啡,在香浓爽滑浅斟慢啜中,想一些前世今生的红尘往事,等海风凉凉地吹过来,等天一点点暗下去,等张爱玲从船上下来,上岸——就这样等着。

关羽不姓关的故事

蒋星煜

年的人物,何以进入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呢?原来原载这个材料的书是《关西故事》,清朝被人发现,就转引了。

抗战胜利以后,解放之前,我在上海旧书摊上发现了郑逸梅的《三国闲话》,很薄很薄,不到5万

字。P8有《关公杀势豪载于〈关西故事〉》:

……载蒲州解梁关公,本不姓关,少时力最猛,不自检束,父母怒而闭之后园空屋。一夕,户窗越出。闻墙东有女子啼哭甚悲,有老人相向而哭。怪而排墙询之。老者诉云:“我女已受聘,而本县舅爷闻女有色,欲娶为妾。我诉之尹,反受叱骂,以此相泣。”公闻大怒,仗剑径往县署,杀其舅而逃。至潼关,闻关门图形,捕之甚急。伏于水旁,掬水洗面,自照其形,颜色变苍赤,不复认识。挺身至关,关主诘问,随口指关为姓,遂不疑易。

郑逸梅也说原载《关西故事》,却没有提转引自《清朝野史大观》,也许他真的看到了《关西故事》,估计可能性极小。因为70年来,我到处走访此书,迄未有任何线索。

郑逸梅转引的内容基本和我从前看到的相同,也有出入之处。主要的是关羽原姓张,这里没有提。还有面孔变红的经过也不



白玉提梁榴式卣

格物乃致知 造化钟神秀

白玉提梁石榴式卣,白玉质。整体为石榴形,上有提梁,椭圆形口、足。周身甚至器底都雕有石榴的枝叶。雕功精细,构思巧妙。下配精美硬木架。

石榴寓意多子。《北史·魏收传》:“齐安德王延宗。纳赵郡李祖收之女为妃。帝到李宅赴宴,妃母宋氏献二石榴于帝前,诸人莫知其意,帝投之,收曰:‘石榴多子’。帝大喜。”故古祥图案以石榴组成,寓意多子,俗称“榴开百子”。

卣是古代的酒器,古籍和金文中常有“栳卣一卣”的句子,说明卣是用来盛酒的。此器的造型以青铜卣为蓝本并加以艺术化,是仿古玉器中的精品。这类玉器在清宫很常见,主要是在后官的书桌或几案上作陈设用。

官廷玉器仿古始自两宋时期,是受礼学“格物致知”思想的影响。元、明两代多有沿袭,成为玉器形制上一个重要的类型。清宫仿古玉器向来有造化钟神秀之誉,基本为宫中造办处制作,器型种类和数量较前几代为多,风格也更加多样化。如此器在花纹装饰上,按照清代的审美观进行了不小的改动。虽然仍称为“卣”,器形上也是以青铜卣的造型为基础,纹饰却脱离了青铜器的韵味,流动跳跃的纹饰不但未被收于工整的布局中,而且打破了造型的规矩,明显和前代的仿古玉器不同。此类玉器在清代仿古玉器中占有不小的比重,追求的艺术理念有所突破,借青铜器的美学价值创造出了玉器的精神个性,以满足皇帝好古与追新异异的矛盾心理,这也是仿古玉器在清宫中兴盛的原因所在。

明日请看《光来无影乱,照处与神融》。

闲话书法与表演

刘子枫

书法与表演对我来说,一个是闲趣,一个是职业,两者虽隔行但不隔山,虽分界但不分家,说得雅点,它们是本质相同、气韵相通的姊妹艺术,都是我的最爱。“痴戏醉墨”就是我常用的一枚闲章。

对书法,玩着玩着,我忽然觉得它和表演艺术在本质上是完全相通的!我的表演经验与体会完全可以与书法互相借鉴。

演员是以自身为材料,通过形体动作、思想感情、语言、眼睛、手势、服装、道具等等各种内部的外部的创造元素的有机组合,来塑造既生活又艺术的“这一个”典型形象。演员就是要聪明地利用这些组合来改变自己、丰富角色。哪怕是同一类型的角色,也要尽量演出他们不同。

同理,书法的笔、墨、纸、水和字也可以通过笔的软硬长短,墨的浓淡,纸的质地,字的真、行、草、隶、篆,再加上形制的变化,组成各种组合,这就为书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。

我练过楷书,但更喜欢行书。行书的闲雅灵动、悠游不迫深深打

